

## 3

山大任教

## 被抢跑到青岛，挑起水产系

“青岛山东大学将成立海洋学院分水产系及海洋二系，拟聘台端任教授能否屈就用，特函询即希查照迅予见复为荷。此致 朱树屏 君 中英庚款董事会 三十五年(1946年)四月一日启”；

“树屏先生大鉴：京中获接清晖，猥承慨允来校协助，曷胜感幸。兹聘先生为本校农学院水产学系教授兼主任，聘书附呈，敬希早日命驾来校，无任翘企……”国立山大大校长赵太侗致信朱树屏。

两封信件，一样的期盼。

抗战爆发之时，妻女在青岛避难时，“青岛”这座城市已经悄然与朱树屏发生了联系。1946年，国立山东大学复校，校长赵太侗为学校物色人才。从1934年起就在山大任教的童第周成为赵校长寻找人才的“得力干将”。1937年山大停办后，童第周辗转来到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心理、生理研究所工作。赵太侗聘任童第周返校任山大生物系主任，并委托他与在重庆的王致平取得联系，希望能够聘任朱树屏先生到山大任教。童第周数次拜访王致平，并在回复赵太侗的信中写道：“周(童第周)曾与渠夫人及老师商酌数次，周离渝前数日亦晤其夫人谈及此事，渠等均云：曾预领云大

薪金，回国后第一年也须去云大服务，第二年再考虑来山大，周已将此意告泽农兄(指曾呈奎)，请其就近接洽(朱君现在美国)……”

同时，山大招生正在进行。1946年10月，出乎校方意料之外，水产系首届报考本科生竟多达462名，后录取53人，居全校15个院系之第5位，成为山大复校后的重要支柱学系。

1946年12月23日，山东大学正式上课。当时，水产系无师资、无教材、无专业，学生只有先在他系学习英语、数学等基础课。而此时，朱树屏正在被云南大学生物系和中央研究院“争抢”。山大水产系也不想放弃机会，学生代表和赵太侗连忙到上海去接洽协商，“三方会谈”最终达成协议：“1947年暑假朱树屏应聘回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院，随即以借聘形式赴山大任水产系主任，借聘期一年”。此时，被山大聘为讲师的曾呈奎在童第周的推荐下任植物系主任。“因该系仅招收了4名学生，曾呈奎也较他人更多闲暇，故赵太侗在征得朱树屏同意后，决定曾呈奎在朱树屏到任前暂代理水产系主任一职，以应系务工作”(《朱树屏传记》)。

消息传到山大，水产系的学生欣喜至极，联名给朱树屏写信，“水产系因无专人负责致一切事务无法进行，近虽由曾呈奎先生暂为代理，惟曾先

生掌植物系职务实无余力兼顾”，“四年光阴岂不虚掷？”“生等之望于先生犹久旱之望甘霖，殷切翘盼先生早日来青是为至禱赤子之心”。朱树屏与学生之间的真情从未曾谋面开始，到离开时更是感人肺腑。

1947年7月，朱树屏将从英国带回有关海洋、水产科研教学方面的书籍、资料及一些实验设备15箱赠送给了水产系。不仅如此，在赴山东大学之前，朱树屏还函聘国内外的知名学者、教授来水产系任教。

在山大，朱树屏将水产系设置为养殖、渔捞、加工3个专业，并立即规划、制定教学大纲。同时，朱树屏还编写了浮游生物学、海洋化学、应用湖沼学等多个专门教材。从无到有，朱树屏费尽心血。他教授的是海洋化学、浮游生物学、应用湖沼学，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科学实践，讲课生动、丰富、引人入胜，除本系学生外，植物系、动物系的同学们也纷纷赶来听课。“当时全国就这么一个本科水产系，他是首任系主任，他领我们一起出海”，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刘卓曾讲；他“一边讲一边做实验，做实验他亲自示范”，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李德尚曾讲；“还争取到调查船，带领学生出海实习”，朱树屏的爱徒李爱杰教授如是说。就这样，水产系走上正轨轰轰烈烈地开办起来。

## 5

## 我的父亲硬把我们“赶下”飞机



1976年6月7日，朱树屏与家人在病房里拍了最后一张合影。

“1972年9月12日晨5时，朱树屏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了一架空军专机。已稍清醒的他看见孩子们登上飞机，立即艰难地摆了摆手，对俯在眼前的王致平吃力地突出几个字：‘叫孩子们下去。’随即又闭上了双眼，他已虚弱得无力再多说一个字了。就这样，一架偌大的运输机仅载着朱树屏夫妇和于华淑医生起飞了。而他的孩子们也只有匆匆搭乘火车赶往上海”。——《朱树屏影集》

“文革”期间，身体状况已经不佳的朱树屏，更是遭到严重摧残，苦不堪言的他曾偷偷写下一封遗书：“我研究室内的书籍文献，全交本所图书馆，供本所使用。欠严锡福三两粮票，要还。”

最终，在历经数年的牢狱之苦后，朱树屏大病不起。1972年9月3日，周总理获悉后立即指示青岛市委：“听说树屏同志病了，请认真治疗。”经过医生会诊，决定转院上海治疗。朱明记得，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，在昏迷中渐渐苏醒的朱树屏泪如雨下，全家人都泣不成声。转院时，就发生了段落开头那一幕，“母亲听到父亲的‘命令’后，立刻叫我们下去，她也跟着下了飞机，塞给我们一把钱，让我们坐火车去上海，我们姐弟坐火车转南京到达上海，路途颠簸了将近40个小时”。这一次，朱树屏战胜了病魔。

朱明理解父亲，是多年之后。

“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很多人感到难以置信，因为我每年和父亲见面的时间不足24小时”，朱明1948年出生在上海，1951年跟随父母来到青岛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，父亲回家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要出差，让母亲帮忙收拾行李，“他的学生们都知道，他的办公室里有个行军床，看他的日记里面，全是工作记录，一天忙碌20多个小时是常有的事”。

然而，在朱明的记忆中，对于孩子的教育，朱树屏是严格的。“他告诫我们，回家吃饭的时候，走路要轻，要食不出声，至今我吃饭的时候腰板都很挺直。由于我小时候比较调皮，父亲对我更加严肃。他说过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别影响别人，考虑别人的感受”。

虽然留学时的朱树屏西装革履，意气风发，但回国后忙于科研的他异常朴素，不变昌邑腔，穿着普通，所以引起许多误会，“母亲给我说过，他当年任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的时候，要到水产厅去开会，戴着深蓝色的棉帽子，穿着中山装，脚上是棉布鞋，走到门口门卫拦着了，说你干什么，说我要开会见厅长，门卫口气不好地说：‘在这里等着，什么人都见厅长吗？’一会儿时任党组书记出来迎接朱树屏，门卫很吃惊，父亲仍跟他道谢：‘麻烦您啦师傅！’”而这样奇特的经历不止一次。

从母亲和姐姐的回忆中，朱明慢慢知晓了父亲过去的经历，而他真正了解父亲，是在“文革”时，虽然多次被批斗，但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。直至1976年7月2日，在倾盆暴雨中，朱明和家人一起送别了父亲，并遵照遗嘱，将父亲的骨灰撒向他曾经工作过的江河湖海……

4月1日，是父亲诞辰110周年，朱明将父亲生前的照片和遗物全部整理，出版《朱树屏影集》，在讲述父亲时，他几度哽咽落泪，他说，直到此时，才真正了解了父亲，了解了这位海洋科学先驱的真实人生！



1957年，出席四国渔业会议第二届会议的各国科学家，前排左三为童第周，右二为朱树屏，后排左二为曾呈奎，左三位赫崇本。



山大聘书。



坛紫菜在青岛顺利越冬，长势良好(朱树屏 摄)。

咸菜。”直到青岛解放后，朱履冰才得以回到父母的身边。

虽然离开了山大，但朱树屏与山大的师生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终于，在1951年，朱树屏调回青岛，“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、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，而后又调任为中央水产试验所(现黄海水产研究所)所长兼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，同时被山东大学聘为水产系教授，继续为山大水产系讲授湖沼学、浮游生物学、海洋化学等专业课程”。

此时，朱家人住进了金口二路13号，也就是挂牌朱树屏故居的小楼里。回青的朱树屏如鱼得水，参与创建了中国海洋湖沼学会、中国水产学会以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等。餐桌上，有一道拌海带丝或者海带炖豆腐似乎司空见惯，要知道，半个多世纪以前，海带还需要从国外进口，“1958年，朱树屏及其团队发明了海带自然光育苗法，并领导完成了海带施肥和海带南移等一系列开创性的重大课题”，他还开创了中国紫菜人工养殖、对虾人工养殖等各项事业(《朱树屏影集》)。

同时，他还是中国湖沼调查事业的先驱之一，太湖、微山湖、岱海等中国各大湖泊，以及蒙古的贝尔湖上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，餐风露宿，披星戴月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。

有人千方百计阴谋制造水产系与他系间的矛盾，使水产系陷入人为的重重困难之中，教课用的显微镜被强行拿走了，有的教授被迫决心离校……”在近日刚刚出炉的《朱树屏影集》中称，矛盾导致水产系部分学生被捕，为了同学们的安全，1948年9月底，朱树屏乘船离青赴沪。朱树屏教授离开的那天，学生们依依不舍，他的弟子李爱杰教授深情地回忆道：“那个情景我现在还记得，我们同学到他的办公室里去苦苦地哀求，甚至跪下哀求他，就希望他留下。最后就这样，我们同学都非常惋惜地把他送走了”。

对于这次离青，朱树屏的女儿朱履冰感受最为真切，“我就读于山东省立女子中学(即现在的二中)初一，我们住在鱼山路二甲(即鱼山路36号)院内，靠大学路那边的第二栋楼房，那是一栋二层楼房，第一栋是童第周的住所。那时我们同另外几位单身老师一起在东星北教授家包饭”，朱履冰后来回忆说，因为东星北家有保姆，每月交点钱可以有饭吃，“爸爸回上海后，我就住校了，是最小的住校生。初一的小孩住校生活很苦，我得了肺结核，双腿肿胀，出血，站不起来不能走路。多亏朱凤起老师照顾。青岛解放前学校封门，所有师生全部离校，只有朱凤起老师，化学老师戚筒侯老师和我三个人，在校内关了几天，吃光了厨房内存包括发霉了的萝卜

“水产系一位教授跑到我宿舍告我说：‘他们叫我带口信给你，让你立刻就离开青岛，明天早晨有船，晚走一天也不行……否则可能有更多的同学被捕，你自己也不安全，他们决定对你毫不客气。’为着同学们，我只好忍气吞声地离开了”。15年后的1963年7月1日，朱树屏在为《青岛日报》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披露了一段尘封的内情。——《朱树屏影集》

一年的时间中，山大水产系已初具规模，“配有试验渔轮和相当好的一批船员、冷冻及加工设备及必要的教学及研究设备。我在美国搜集的一批海洋、水产文献也全部运到了山大。全国著名的渔捞、加工、鱼类、无脊椎动物等学者已到系上课”，“又成立了水产研究的组织”，此时，中央研究院决定调回朱树屏以领导开展海洋湖沼学的研究工作，而山大则坚决不同意放人。

虽然，朱树屏难以割舍亲手创建的水产系，然而，他还是递交了辞呈。赵太侗曾极力挽留，“请以事业为重打消离意，谨将聘书奉上”。然而，“朱树屏还是突然间匆匆走了，甚至连上中学的女儿都来不及带走，他的书籍、资料衣物也留在鱼山路36号山大第一公社教授宿舍内”，何故？“这一切遭到了嫉妒，

## 4

尘封内情

## 狠心离山大，归来再立功